

他们在庆祝什么

司马小萌

1月2日,各式各样的元旦庆祝活动刚结束,网上出现了一幅漫画,不动声色,就把我逗笑了。马上发给一帮好友,收到一波又一波“哈哈!”

漫画内容如下:

两个光头大眼睛尖下巴的外星人,在议论地球人的新年庆典。

“他们在庆祝什么?”

“他们的星球绕着他们的恒星转了一圈。”

“我告诉过你,他们不聪明。”

且不论人类聪明与否,起码这些“外星家伙”没说错:咱们欢呼雀跃、热血沸腾的缘由,无非是地球绕太阳转了一圈又回到起点重新出发。细想,这点天文知识,应该连小学生都知道,有什么新鲜的吗?

地球自转一圈所用的时间,叫做一日;地球围绕太阳旋转一圈所用的时间,叫做一年。日日如此,年年这样。科学家告诉我们,宏观世界中,宇宙中的星球、甚至整个宇宙,都在旋转。微观世界中,电子质子中子,都在自旋。宇宙中物体的旋转运动是一个普遍现象。而螺旋式运动,又是自然界的一个基本规律。有什么新鲜的吗?

有!人类斩钉截铁地说。

我们之所以为新年庆贺,只有一个目的:终结上一年的晦气,迎接下一年的欣喜。大到世界命运,小到个人前程,任何一点微薄的希冀,都足以让我们勇往直前。看看墙上散发着质朴心愿的儿童画,听听耳机里传来的天籁之声,人类一厢情愿地寄希望于未来,祈祷明天会变好。还有比这更诱人的愿景吗?

是的,我们应该诅咒那该死的新冠病毒,那个今天讹诈明天变异的坏家伙;还有未来或许会更致命的大流行病。结束吧,统统结束吧,人类受够了!

是的,我们应该诅咒那该死的冷战热战、“撒旦之子”的唯恐世界不乱;还有利欲熏心的相互折磨、彼此冲突。结束吧,统统结束吧,人类受够了!

科学的发达,社会的进步,文明的传播,无疑,大多数人的日子会一年好过一年。但地球呢?我们赖以生存的星球呢?今天你喊冷,或许

这是未来最暖和的一年;今天你喊热,或许这是未来最凉快的一年。地球的命运,谁也说不清,就像人类的来源至今众说纷纭。

孩子小时候问,人是哪来的?我会随口一说“猴儿变的”。因为说“猿变的”虽然科学,但不够通俗。孩子又问“猴儿是谁变的?”答:“鱼变的。”懵懂的家长,糊弄懵懂的孩子。

再后来,学了点知识,知道人类起源于森林古猿,从灵长类经过漫长的进化,经历了猿人类、原始人类、智人类、现代人类四个阶段。晚期猿人,也叫“直立人”,我国大名鼎鼎的“北京猿人”就属于“直立人”吧。而晚期智人,普遍认为是现代人的祖先,咱们熟知的“山顶洞人”,就属于晚期智人。

知道吗?考古发现,5.5万年前,瘦弱的“尼安德特人”成为了今日人类的祖先,只因“重视社会关系构建”的大脑更发达。面对地球气候巨变,他们群体合作,得以生存。可惜,这么浅显的道理,很多今人不懂。

至于今后考古还会有啥新发现?会不会颠覆原有的认知?史前文明存在与否?来自谁的手笔?不知道,不知道。而“智人是外星球放到地球的”惊悚一说,虽然让我“天马行空”了大半宿,却也没有证据。

深夜,一个渴望了解宇宙万物、祖宗N代的热忱分子,抱着半信半疑的理念,听着各式各样的学说入睡。那就是我。

当然,即便我们的地球,旋转着重回起点,也并非真正原点。没有百分百的契合,就像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一样。我们尽可以一年一度、大大方方地,为地球每一次出发呐喊助威。同时,大张旗鼓地制约着、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地球的每一滴水每一寸土每一片天,让它“延年益寿”,尽量长长久久。

据说宇航员从月球方向回望,我们赖以生存的伟大地球,只是茫茫漆黑中一个小小的蓝色圆球,孤立无助地挂在太空中,可怜无比。更不必说,人类的渺小,更超出想象。

好在我们的大千世界,仍不缺聪明的脑袋瓜,起码这个“实话实说”的漫画作者算一个,他让我们清醒了五分钟:面对浩瀚的宇宙,人类真的不能太张狂。

来吧,跟着我,挺胸收腹,双手合十,作虔诚状。借用燕赵晚报杜世国一首小诗为本文画上句号——

天空下的一切,
都不值得计较,
你看到的所有,不过——
是分不清的云或雾,
在大地上的映照。
山巅笑城市太寂寥,
天空笑山巅太渺小,
是吧,少年。



初雪 汤青 摄

在海边

许志华

那一晚,在宁波市象山县涂茨镇大岭后村,李利忠兄和我,从气氛融融的“沪象两地‘乱礁洋’诗会”现场悄悄溜开,信步出村,走向公路下方那一片笼罩在农历十四的月光中的朦胧的海。

那是夜宿大岭后村的第一晚。实际上,那天下午我们已经看过大海。我们开车去了附近长沙村的一片海滩,那儿有一处高高的伸向大海的观景台。我们沿着海滩漫步,后来,大海开始涨潮了,白色小浪花追逐着从远处哗哗涌过来,调皮地舔舐着异乡人的双脚……

月色宁静,利忠和我谈笑间穿过一片种满农作物的开阔的田地,穿过凉爽的海风和轻柔的虫鸣。月色那么好,凉风那么好,虫鸣那么好。酒后微醺,偷偷溜出如火如荼的诗会,去看海的感觉那么好。在走向大海的途中,利忠像个孩子似的,忍不住想对谁说出自己的感受,他在我们的那个微信群里说:“没想到今晚的月色这么好。喂,你是谁?我和志华两人走在海边,海风吹着,实在太舒服了。”

唧唧虫鸣声中,传来潮水拍打堤岸的声音,再走几步,就看到月光下呢喃的海。有一条长满荒草的塘路,沿着左面的海岸线向前延伸。我说荒草里会有蛇吧,利忠不说话,一个人大步走在前面。走出有一百多米远,利忠找到一处临海的土崖,我们两人静静站在长满杂草的土崖上,吹着风,听此起彼伏的潮声,看月光下追逐着的海浪。在我们的前方,依稀可辨的是一个杯盏形的草木葱郁的小岛;在我们的左面,临近岸的地方,是一匹长长的苍黑色的低矮的小山,或许是一条护岸的林带也未可知,小山中段临海处有一片像是篝火的灯光,小山山顶上有一颗很亮的大星。站在苍茫月色里的两个顽童,有大声唱歌的冲动。

月明清,我们面朝大海,唱《大海啊故乡》,又上网找了歌词唱《东方之珠》,又唱了《妹妹要是来看我》。两个荒腔走板的破嗓子碰

到一起,就把一首动听的歌唱得鬼哭狼嚎。老家在象山石浦、与我们一同从杭州前来参加诗会的陈超诗妹,给我发来一段渔家姑娘在诗会舞台上婉转地唱“大海边哎”的视频,并问我们在哪,我回复说我们在海边。开心的我们给她唱了一段《大海啊故乡》。我唱几句,利忠接着唱,前有风声领唱,后有潮声伴唱。怕走夜路的诗妹说要李郁葱兄陪她一起过来,但不知我们的具体位置。我们两人就回去迎他们,一迎迎到公路边。利忠和我一路走一路唱即兴版的《妹妹要是来看我》,歌词是这样的:妹妹要是来看我,请你乘着月光来,月光下面是大海,我和妹妹游几回;妹妹要是来看我,请你从那海上来,海浪下面鱼虾美,我和妹妹喝一壶……

后来,利忠、郁葱、陈超还有我,沿着长满荒草的塘路,走过我们刚才唱歌的土崖,一直走到尽头,那里有一条下到海滩的小道。在我们拐下去的地方,立着彼此相依的三只羊,我们下去的时候,它们就跑开一些,但仍然安静地贴靠在一起,安静得就如同沙滩上的乱石和路边的荒草。海浪的喧哗盖过了风声、虫鸣。而在我们头顶,钻出云层的月亮放射出夺目的光辉,将冲上岸滩的后浪与前浪照得更为明亮。我脱了凉鞋,赤足走进布满沙石的浅水,想让双脚牢牢记住四下涌动的是一片海洋。

四个人不唱歌,也没有话,安静得像那三只羊一样,安静得像海滩上的石头一样,任闪烁着银光的潮水一浪一浪打进敞露的心房。海滩上的脚印被海浪冲刷平整了,海滩上的三只羊静默温顺地互相依靠,只有大海的喉结滚动着说出智慧的语言,或像一只辽阔的杯子,斟满了七月的月光酒。那时那刻,我们是四个走到一起的沉默的大海,在各自身体的边界里,带着各自的爱与愁轻轻地荡漾。

